

還是山西省。這裡從五十年代就打下了雄厚的摩托車運動的基礎，四屆全運會前後山西健兒曾鐵騎出山，縱橫馳騁在北中國，產生了一批健將級選手和國家特級摩托車手，群眾非常愛戴。到了五屆全運會，由於大會沒有設立這個項目的金牌，山西省體委斷然將這個項目下馬了（不排除經費的因素）。鐵騎不再咆哮，鐵流不再奔騰，軍體大院裡出現了少有的寂靜。幾十輛摩托車在庫房裡沉沉睡去，灰塵漸漸地覆蓋了它們，銹蝕毫不客氣地在吞食著它們。人呢？這比那些賽車更寶貴的。這些摩托車運動健將和特級車手們，帶著一身老傷，做鳥獸散，各奔前程去了，有當卡車司機的，有幹郵遞員的；：。另有一批無路可走的骨幹，留了下來，閒著，心裡發慌，無事可幹。好幾年前我就常常在太原街頭遇到健將小白，慢悠悠地開著個偏三輪，在菜鋪子跟前討價還價，然後拉上一隻子菜回去給更多的閒人們做飯，而今，那輛偏三輪殘破得氣喘吁吁，一天天見老的健將小白還不時開著它跑菜鋪。看來中國的摩托車健將真是多得多餘，過剩了，擠不下了，遍地都是……一晃眼，六個春秋過去了，近七年來，這群熱愛摩托車事業的閒人們向省府有關領導、向省體委打了多次報告（筆者本人還替他們向副省長的秘書轉遞過一回），要求領導上能夠恢復這個項目。並提出，如果領導上確有經費困難，那麼，他們可以成立摩托車協會，自費辦隊，或民辦公助。眼見得井州街頭幾千上萬輛的民用摩托車奔馳而過，無數的年輕人對摩托車運動有著濃烈的興趣，為什麼，我們這些人不可以把大家組織起來呢？辦摩托車事業，為什麼不可以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呢？為什麼不可以以車養車，一邊搞為民服務的短訓班、維修站，一邊注意培養苗子，建立隊伍，

將來為山西、為中國效力？過兩年，我們這幫人都老了，幹不動了，我們一輩子對得起誰？我們的想法有什麼不好，既為國家節省了資金，又為民族培養了人才，我們自身也產生了新的價值。——這是一群身懷絕技的人才呀。

沒辦法，這報告泥牛入海了，沒戲了。記得那位當年的摩托車教練，曾在車場上衝鋒陷陣九死一生。那天他開著小白買菜的那輛車，拉著我跑省府大院，跑那份兒報告。希望一一破滅之後，他悵然地駕駛

「只要他們讓咱幹成這個事業，活著別像個死人，咋都行！」

我久久地沉默著……

這樣的事例，決不是僅山西一家，哪個省沒有這樣一大批體育人才，在官辦體育的僵死體制下，白白葬送了好年華？北京體工大隊的籃球班，光教練就三十多人，有些教練已經開了快十年了。又有多少中華民間潛在的體育強手，被官辦體育遺棄了，消失了……。

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

強

國

夢

有版權 禁轉載
作者 趙瑜

——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——

著車，把油門鬆到最小，任車輪緩緩向前滾動，我們久久沉默不語，各種車輛川流不息地打我們車旁駛過長久，這位征戰沙場半輩子不曾低頭的中年漢子，淒楚地對我側過頭來，萬般無奈地說：「小趙，我們這些烟酒進去吧，咱求人人家哩！你幫幫忙，替我送進去，你送，人家接……。」

我坐在車的邊輪蓋子上，久久地沉默著。

他駕著車，緩緩抬起右手，沉重地打一下車把：

讓我們承認危機吧，大國的體育有危機。這危機來自我們的體育體制，來自那官辦的體育「托拉斯」。病變由此而生。如此看，中國體育大業究竟是盛事呢？還是衰事？恐不難分辨。

第二部·超人

愛的壓抑

看來，我們的討論越來越深入。

近日，我又一次來到中國體育的中心地帶：北京崇文區體育館路，這裡聚集了整個民族的體育精英。三杯老酒下肚，得到兩則消息，也算小故事。

先是說起了羽壇兩位宿將，女子張愛玲，幾度叱咤風雲，一九八一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女單冠軍、女雙冠軍，多次獲得金牌榮譽；男子陳昌傑，亦是一條響噹噹的中國漢子，同樣奪取了首屆世界運動會男單冠軍，多次在國內外獲得過金牌榮譽。這兩人，天生一對地長一雙，女的來自上海，男的來自東北，志同道合，加盟中國羽毛球隊，為國爭光。你說，二人相愛，豈不是皆大歡喜？我們舉杯同慶就是了。但是，在中國體育界絕不那麼簡單。各個運動隊的制度是非常明確的：不准往異性宿舍亂跑，男女授受不親。男女羽毛球隊的人們並不是輕易能往來的，最多也不過是女隊的姐妹們時而到男隊的大宿舍聽聽教頭訓話而已。可愛情總是見縫插針，就這麼點兒機會，兩人還是有了那個意思。不知各位讀者是否見過二人的大照片？女的俊美，男的瀟灑，不愛不行。時逢補習文化，這兩位男女隊的中華主力隊員恰恰又分到了一張課桌上，當然更妙，互補了那愛的甘雨（其實並沒有任何越軌處）。料不到，這件本是人之常情毫不過份的事情，卻偏偏被中國羽毛球隊的頭頭們抓住不放了，風言風語也漸次有些。這還了得？不管一管哪行！於是二人在集體會上少不了挨一頓點名批評。沒有規矩，談何軍事化管理？談何集中精力為國爭光？當然要批評。問題恰恰出在這裡，你不批評便罷，不公開點名便罷，愛情這玩意兒，越批越來勁兒。二人乾脆沒了顧忌，該聊聊天，該逗逗逗，明打明地上街蕩去！——逼急了，張愛玲衝出一句：「怎麼啦，我倆就是真的好啦，你們要怎麼的？」當時陳昌傑同韓健住



一屋，時常傾訴心中塊壘，好，等張愛玲一來，韓健就機靈地溜出來，給二人讓個合適。

這在一般人看來是犯了大忌的，倘不就地正法，成何體統？運動隊不是公園，不是結婚證發放處！遂做出決定，二人雖是羽壇中堅，但為了老規矩，不能姑息，必須驅逐其中一人出隊。非拆散這一對方解心頭之恨。

可是，要打發，打發誰呢？先是要打發張愛玲，女隊教練堅決不同意，張愛玲是功臣，是主力，她走了，女隊不虧了嗎？繼而，又要打發陳昌傑收拾行李回大連，男隊教練執意不從，國家培養一個陳昌傑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頂個主力用了，哪能輕易打發回家？

事情懸了下來。龍潭湖畔中國體育精英聚集的大院裡頓時麻沸，在一九八二年前後形成一個不大不小的議論中心，說啥的都有。

戀談便隨能不員動運，陸大在▲
克捷吻親強灼何「珠珍黑」重舉，愛
大士之道衛，後開公片照，手選女
(報畫育體自取祥嘉蘇)。伐撻加